

XS-7-13-40

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遭遇



在“文革”的风暴中

王浚国 著

在“文革”的风暴中

—— 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遭遇

王浚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文革”的风暴中 / 王浚国 著 2001. 11

I. 在… II. 王… III. GB IV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

在“文革”的风暴中

作	者: 王浚国
开	本: 850 X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67 千字
印	张: 4 印张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第一次印刷
印	数: 300



作者于1951年



1951年和两个哥哥
王键国（中）王荫国（左）在一起



作者于1956年



1964年和儿子在一起



1958年作者和妻女在一起



1972年和儿子女儿在一起



1	2
	3
	4



作者于1995年
 建工学院为作者祝贺
 七十寿辰
 作者和老伴在接受祝贺
 散落五十余年的亲弟弟终于
 在新世纪里得以团圆
 从右至左为：老伴李秀珍
 弟王揆国和作者
 1998年作者的全家福

目 录

前 言	3
第一部分：“文革”前的风雨历程.....	7
（一） 入党——开始了我新的生命.....	9
（二） 一切听党的话	12
（三） “反党之心，跃然纸上”	17
（四） 漫长的申诉路	20
（五） 在下放劳动过程中的风风雨雨.....	22
（六） 欲哭无泪，欲语无声.....	24
第二部分：在“文革”的风暴中.....	28
（七） 风乍起	30
（八） 我沾染上派性了！	37
（九） 是右派？还是特务？	41
（十） 在“革命大批判”的毒焰中.....	45
（十一） “劳动改造”纪实.....	53
（十二） 张云泉被迫害致死.....	61
（十三） 在风雨飘摇中的家.....	66
（十四） 现场会的尴尬.....	71
（十五） 我的悼念诗和在四五运动前后.....	75
（十六） 在粉碎四人帮的日子里.....	92
（十七） 终于平反昭雪了.....	99

在“文革”的风暴中

(十八) 后记.....	108
--------------	-----

附录:	112
-----------	-----

一、在建工学院的日子里.....	112
------------------	-----

二、离休后的生活.....	121
---------------	-----

目 录

前 言	3
第一部分：“文革”前的风雨历程.....	7
（一） 入党---开始了我新的生命.....	9
（二） 一切听党的话	12
（三） “反党之心，跃然纸上”	17
（四） 漫长的申诉路	20
（五） 在下放劳动过程中的风风雨雨.....	22
（六） 欲哭无泪，欲语无声.....	24
第二部分：在“文革”的风暴中.....	28
（七） 风乍起	30
（八） 我沾染上派性了！	37
（九） 是右派？还是特务？	41
（十） 在“革命大批判”的毒焰中.....	45
（十一） “劳动改造”纪实.....	53
（十二） 张云泉被迫害致死.....	61
（十三） 在风雨飘摇中的家.....	66
（十四） 现场会的尴尬.....	71
（十五） 我的悼念诗和在四五运动前后.....	75
（十六） 在粉碎四人帮的日子里.....	92
（十七） 终于平反昭雪了.....	99

在“文革”的风暴中

(十八) 后记.....	108
--------------	-----

附录:	112
-----------	-----

一、在建工学院的日子里.....	112
------------------	-----

二、离休后的生活.....	121
---------------	-----

前 言

常有朋友向我建议，希望我把在“文革”中的经历写出来，甚至连我的老伴也不时地在催促我，提醒我，希望我能完成这一写作“任务”。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已经过了“古稀之年”，虽谈不上已多么的老迈年高，但记忆力的确已经比较差了。我害怕记不清楚，说不准确。因为白纸黑字，写出来的东西要对它负责啊！如果流传下去，也要为下一代的人负责啊！沉重的责任感，使我始终没能拿起笔。当然说老实话，未能拿起笔的原因也不都是上面所说的，懒也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那就是过去因为爱写点东西，固言获罪的“教训”还在潜意识中起着作用。

但是在读过季羡林老先生的《牛棚杂忆》，看过巴金的《随想录》之后，我的想法开始有了变化，我觉得还是应该写，有责任把它写出来。季老在《杂忆》中呼唤着：“蹲过牛棚，有这种经验而又能提笔写的人无虑百千。为什么竟都沉默不语呢？这样下去，等这一批人一个个遵照自然规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极可宝贵的，转瞬即逝的经验，也会随之而消泯得无影无踪。对人类全体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对有这种经验而没有写出来的人来说，这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季老还语重心长的说：“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巴老倡议建立的《文革博物馆》，虽不能说已绝对胎死腹中，但

实际上也差不多了。为什么不能建立呢？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不理解。在《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明确的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只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组织学习《决议》的过程中，又一再要求应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仅仅在几年之后，情况就似乎发生了变化，种种迹象表明，曾行时一阵的“伤痕文学”，和对文革中种种暴行的揭露，以及对“文革”现象更深入分析研究的行为，都在或明或暗的被禁止、被清除，似乎这些都是犯罪的。给人的感觉是，对“文革”只能粗线条的否定，而不能过细的做出触及灵魂的揭露与否定。然而“文革”毕竟是发生在二十世纪，轰动了世界的一件滔天罪行啊！现在已经事隔三十多年了，亲身经历过这场浩劫的人，都将陆续死去，当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还健在时，如还不能开展对“文革”现象做出深入的揭露、分析与研究，难道非要让我们的后人，像考古一样地到处发掘并搜集“文革”遗物，到那时再来一个迟到的《文革博物馆》的建馆典礼吗？《文革博物馆》在现实中对于巴老而言，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了，巴老在写完一百五十篇随感之后，在他写的五卷《合订本新记》中他满怀激情的喊出了：“为什么不能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在‘文革’的油锅里滚了十年，为什么不让写那个煎骨熬心的大灾难？有人告诉我一件事，据说有个西德青年不相信纳粹在波兰建立过灭绝种族的杀人工厂，他以为那不过是一些人的‘幻想’。会有这样的事！不过四十年的时间，人们就忘记了纳粹分子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那么回过头来看“文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它的遗迹？才过去二十年，就有人把这史无前例的浩劫看作遥远的梦，要大家尽早忘记干净”。

最后，在这篇《新记》中，巴老无奈的，自我调侃地说：“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可以说，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吧”。

季老和巴老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是令人感佩的，他们呼出的绝不是那种杞人忧天倾的无病呻吟，现实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一位女大学生被问及“四人帮”之事，她连说“知道，知道，不是有一个女的叫江青吗！江青好酷啊”！这一个“酷”字太传神了，这一个“酷”字就是她心目中的江青，就反映出了她对“文革”的理解与认识，它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我曾经走过不少北京市的大小书店，想找一本研究“文革”的历史书，但是太令人失望了。尽管书店中的历史书很多，研究近现代历史的书也不少，但直面“文化大革命”的却一本都没有。我手头上的一本《文化大革命简史》，是在多方探问后，追寻到一家出版社的书库中才得到的。

正是这种现实激励了我，我有点愧对古稀之年欠下的债务。虽然今年我已又痴长了四岁，已经是七十四岁的人，但我自忖写一些东西还是力所能及的。而且共产党人都应该讲真话，绝不应该文过饰非，季老和巴老在对子孙万代的责任感的驱使下，毅然写出了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但他们都是名人，名人的遭遇除去那种荒唐的岁月中才有的共性之外，不能不有它一定的特殊性。他们的文章问世后，读者特别是后人看过后，会对疯狂的十年动乱有了比较真切的了解，但普遍性如何呢？这时候，我想到了自己，我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毫无名气的普通党员（而且在‘文革’中，早已不承认我是党员了，只是一名“坏人”的代表），我的经历是否更具有一般性，更能代表中小学这一重灾区里的灾害情况呢！因此，我打消了一切顾虑，决心要写写我在‘文革’中遭遇。这对我来讲，也是一次自我剖析的良好时机。另外也会为关心‘文革’，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学者和广大群众，提供一点研究的素材。

我虽然是一名普通的群众，但我也有自己的历史，为了说清楚在‘文革’中的遭遇，我不得不花一点笔墨，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在‘文革’前的经历，因为‘文革’中的遭遇和‘文革’前的坎坷

在“文革”的风暴中

人生是有密切联系，是很难分割的。虽然“在文革的风暴中”是本书的重点，但还是先有了本书的第一部分：“文革”前的风雨历程。

第一部分：“文革”前的风雨历程

我的原籍是四川省三台县，但我却生在北平（北京市在解放前的名称），长在北平，读书在北平。很小的时候就不说了。高中的三年我是在师大附中度过的。在这三年里有一件事情曾引起过我情感上的重大波澜，记得是在我读高二的时候，我的亲弟弟突然离家私自出走了，他走到哪里去了？不得而知，在当时日伪严密统治下的北平，也不敢声张，怕引起追查。从我们平日的言谈及种种迹象分析，他可能是参加抗战去了。当时家里有一台可以收听短波的收音机。这是我姐夫喜欢叨登的东西，抗战开始前，他和姐姐都到后方去了，把这玩艺儿留在了家里了，但夜深人静之际，我们时常能收听到当时重庆中央台的广播，每当听到“五月的鲜花”的歌声，我们都很激动，以至于直到现在我还能大体上记住一些歌词。它们是：“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垂危的民族，他们曾抗战不歇”。

对弟弟的思念，使我像背负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在独处时我时常流泪，但又不敢在父母亲面前哭，还要设法安慰他们。但毕竟是突然少了一个人，在妈妈面前，也不免有时相对无言，以泪洗面。好长一段时间，我上学时的精神都不够集中，但也不能在同学间露出半点风声。也有的同学看出我情绪不很正常，问我有什么事吗？我也只能以各种借口搪塞过去。直到抗战胜利后，接到了弟弟的来信，才知道当时他在同学的帮助下，是投奔解放区去了，但不幸半路被国民党抓兵抓走了，半年之后，他又偷跑出来，辗转流落到南

京，一面教着小学，一面还在学习。

1945年的暑假，我高中毕业，不久日寇无条件投降了。长期在日伪统治下的闷气一扫而光，同学们都兴高采烈的欢呼着拥向学校。虽然我们都毕业了，学校还组织我们到太和殿去参加欢迎蒋介石首次到北平的大会。当时就认为蒋是领导抗战胜利的英雄，所以觉得欢迎他的到来也是理所当然的。

暑假后，我进入师大数学系学习了。数学是我在中学一直喜爱的一门学科，但在数学系学了一段之后，我却不满意起来，主要是觉得当时校内的学风不浓也不正。我刚成为大学生之后，也就刚两三个星期吧，看到报刊上有“大学生征文”的启事，我写了一篇文章寄去，没想到竟然得了个第一名。这篇文章在‘文革’中曾引起过很大的麻烦，这是后话。

抗战胜利的喜悦，在不长的时间以后，就被国民党接收大员的种种“劫取豪夺”的卑劣行径一层层地磨掉了。高兴逐渐转化为失望，失望孕育着苦闷，出路何在呢？在离南新华街师大校址不远的长安街上出现了一个商店，出售的全是比较进步的书报杂志，我偶然走进去浏览过一次之后，就被它吸引住了。它成为我以后每周必去的地方的。我第一次从这里知道了发生在西南联大的学生运动，第一次知道了“一二·一惨案”。《世界知识》、《民主》等许多刊物打开了我的眼界。我开始从新的视角观察周围的一切，对当时校内一些三青团的活动非常反感。当然，这时我对学习还是认真的，各门课程留下的习题，我都全部准时演算完，而且常常在自选的补充读物中超额完成。因为我是学生，我认为这样作，是天经地义的。

（一） 入党---开始了我新的生命

那是在 1946 年，作为一个还不满 20 岁的热血青年，在抗战胜利的鼓舞下，从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子，到逐渐打开眼界，逐渐在接触社会，在希望能更深入认识社会的同时，也在规划设计着自己的未来。我越来越深的想过，我不想当教师，想干什么呢？想像我的两个哥哥一样当工程师。两个哥哥都是学的土木工程，我也可以学土木，但我又喜欢数学，学电机可能用数学更多一些，所以我还可以学电机。搬迁到大后方的著名大学都陆续回迁了。于是我毅然从师大数学系退学了，在 46 年的暑假里我报考了三所大学，即北洋大学电机系，唐山交大土木系，清华大学电机系。不顾暑热连续参加了这三所学校的入学考试。报纸上发榜了，三所大学都录取了我，我最后决定，还是读清华好，我梦想着作为一名电机工程师驰骋在祖国的工业战线上。所以在刚入清华时，我一直认为应该珍惜这个在国内一流大学读书的机会，应该一心读书，不问或少问外事。因此，我曾只生活在宿舍、教室、图书馆这样一个三角形地带，这样一个较狭窄的生活空间里。

然而，时势的发展毕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以沈崇事件为发端的群众抗暴运动，曾一次次的搅乱了我沉浸在读书中的心思。投入到群众活动中去吗？我曾经有过思想斗争，我曾经把自己反锁在宿舍中，但却并不能集中精神读书，我从窗户中遥望着外面的在集合准备上街游行的群众队伍，心中觉得很不是滋味，国民党的腐败专横，我不是不知道啊！但为什么却不能勇敢地站出来去反对它呢！为什么却不愿意离开书斋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呢！我时而觉得惭愧，时而又觉得还是不能放弃这千载难逢的读书机会，又把自

己压回了书桌。在矛盾的心情中，我开始涉足民办的“一二一图书馆”，又走回了原先踏入长安街上那所书店的感觉，但这里的书更多，使我接触到许多新的进步书刊，我开始参加了一些读书会的活动，我开始关心起大饭厅前的大字报，与一些社团出的各种墙报专刊，也开始积极参加了某些活动。

在这种条件下，有人私下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民主青年同盟（我当时并不知道它是党的外围组织），当我了解到它的奋斗目标时，我马上就同意了，以后在组织的安排下，我参加了学生自治会大字报组的工作，开头是只负责抄写大字报，以后逐步全面负责从撰稿、抄写到张贴的全过程。最紧张的时候，每天要出〈早报〉，〈午报〉和〈晚报〉三期，这时候太忙了，没有时间去上课了，成为名符其实的为国民党所诬称的“职业学生”。

当一位同学私下里和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共产党的时候，我犹豫了。为什么犹豫呢？因为在我的心目中，觉得参加民青是自由的，打倒了蒋介石之后，我还要去做我的工程师，但入党就不同了，当时我心目中的党员都是职业革命家。入了党，就要把一生交付给党。是不是要走这条路，我需要慎重考虑。因此我提出希望给我一个星期的考虑时间，一星期以后，我向他详细的谈了我考虑的内容和最后的决断。这次谈话后，约隔了两个星期，他通知我，党组织已经批准我为党员。在一个夜晚，他我和来到电机馆二楼的一间教室中，在察看了四周，确信周围无人的条件下，他带领我举行了入党宣誓。室内没有开灯，以免引起注意，由于是在秘密的地下状态，誓词不得写在纸上，以防遗失。他口授一句，我随着念一句，就这样，在极其肃穆的气氛中，完成了宣誓的仪式。应该说，从这一天开始，我就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安排，也开始了新的生命。

清华园解放后，我追记了入党誓词，现照录如下：

“为了新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为了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